

# 鯉門島戰役 戰鬥英雄的故事

口述／徐少亭

採訪／曹文信

現任海軍軍史館中校館長

美國對外援助，溯自第一次大戰對協約國之軍經援助，成立租借法案，均獲致顯著成效，此後因時勢所趨，對外援助有增無已，但援外性質每因當時之局勢與背景不同而有所變遷。民國三十九年，大陸淪陷，政府遷臺，迄四十年春，中美正式宣布共同互助協定，協議由美國供給中國軍事援助，民國43年台海發生鯉門島戰役，正是在中美雙方軍事合作中，一次完美的救援任務，而我海軍歷經艱險，搭救美國情報人員（西方公司）的真實故事，卻逐漸封塵消逝；本文當事人正是鯉門島戰役雅龍軍艦航海官，讓這場鮮為人知的戰役，再次呈現世人，清楚描敘當年與共軍對戰的精彩歷程，更有當時不可說的秘密，足以反映出最真實的史蹟，另當事人服役海軍期間，亦為政府遷臺初期，其中顛簸起伏，可謂海軍史料中殊為重要之見證，期以本文提供海軍新血輪深凍體會海官人所肩負的衛疆使命與責任，矢志薪傳忠義志節，永續衛疆宏基使命，共同為海軍的永續經營而奮鬥，共創海軍新的光輝歷史。

## 戰鬥英雄基本資料

姓名：徐少亭 年齡：18年9月7日生

籍貫（出生地）：安徽省太和縣

入伍日期：37年8月 當時年齡：20歲

教育程度：海軍軍官學校41年班畢業。

退伍日期：62年1月1日 退伍年齡：45歲

退伍階級：上校副處長

家世背景：

父諱映亭，民國三十七年春，為共匪所執，殉職於太和縣議長任內，母邢氏，樸實仁和，生子三人，徐員居長，妻曾淑均女士，任教理家，勤儉賢淑，育二子一女。

從軍原因：

民國36年秋，共軍攻佔安徽省太和縣城，我便遭受家破人亡之厄運，隻身逃到滁縣，在安徽省立滁州中學就讀，37年6月26日，剛考完高中畢業考不久，從大公報看到海軍官校機校招生廣告，當即趕往南京報考官校。

學歷：

海軍官校41年班、海軍專科學院兵學班八期、海軍指揮參謀大學正規班十七期

經歷：

歷任輪機員、槍砲官、艦務官、航海官、輪機長、作戰官、計畫官、一般參謀官、主任教官、副長、艦長、副處長等職。曾參與之戰役、重大演訓、工程、救災：鯉門島戰役、白沙山戰役、紅酒石戰役

個人重大事蹟或重要勳獎：

榮獲保養、自修、貫徹訓示、甲類操演、個人訓練、伙食、福利、演講、壁報、知兵、親兵、艦力競賽等冠軍獎牌九面，試靠金門新港碼頭紀念牌乙面，奉核定為五十八年度保舉最優人員。



## 學校生活：

投考海校：還記得民國37年8月28日覆試放榜的那天，有位參加考試的海軍准尉，拿了份尚未公佈的官校機校錄取名單草稿，就在海軍第五醫院官校機校招生辦事處走廊上，高聲唸了起來（結果他沒被錄取），我從頭到尾傾聽，竟沒聽到自己的名字，隨即獨自沿著江邊漫步，呂興華同學緊跟在後，走了約十分鐘，興華堅決勸我回去看看正式公布的榜單，榜高高張貼在牆上，我膽怯的從榜尾向上看，大半天還找不到自己名字，這時興華冷不防狠狠打了我一下：「你的名字不是高高的在上面嗎？」，這才長長呼了一口氣，日後在官校讀書的日子，興華與我形影不離，畢業後事無大小，連追女友結婚的事倆人都互相商議，我成家後，他時刻關心我的家人及孩子，興華真是我一生中情逾手足的大恩人。

## 青島時期：

在青島印象最深的是每週一早晨，在大禮堂國父紀念週會上，由40年班袁舜學長報告三民主義心得，見解精確，深入淺出，甚具說服力，袁舜學長儀態端莊，學能俱優，確是位令人敬佩的才俊（聽說他是中央大學醫學系三年級的學生考進官校，傳說在學校遷到廈門時竟遭處死，有人說他是被裝進麻袋丟海的，也有人說他是被迫在荒野裏自己挖了個坑，再由行刑隊用十字 將他打下坑去活埋的，這些都是風聞罷了）。

## 廈門時期：

民國38年2月17日，全校乘中建軍艦自青島遷廈門，新校舍為廈門巡防處及其緊鄰的復華小學，兩個單位加起來總共有兩棟三層樓及一棟大禮堂，沒有飯

廳，吃飯時在教室外面的長條桌上分菜，每人端一份菜飯到教室的課桌上進食，大禮堂充作寢室，缺水缺電，全校僅有一口約三尺直徑的水井供學生用水，入夜電力不足，教室寢室燈光昏暗，看書甚是吃力，但為了怕學科兩門不及格退學，又不得不拼命，因此大部分同學的視力都一天不如一天，那時國軍作戰失利，共軍日漸進逼，學校政治部主任王道上校，更加強保密防諜措施，各處牆壁廁所目光所及的地方，都貼有：「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匪諜自首，既往不究」的標語和傳單，同學都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中，有幾個星期日，放假前在大操場集合時，隊長宣讀了份名單，被點名的同學就帶著簡便行李上卡車，沒人知道他們為什麼及去那裏，5月8日代將校長魏濟民也被抓了去（監禁在馬公，直到41年底經國防部高等軍法會議庭判決無罪，才放了出來，並於民國51年被派任為駐南美委內瑞拉大使），連擔任區隊長長的36、37年班幾位學長也抓了去，有一次點到彭俊的名字，可是在被點名的同學上車後，偏就找不到彭俊的影子，從那時起他就失蹤了，那次點名的名單中，有何伯平的名字，伯平的父親是國軍中將何志浩將軍，



徐少亭與同學合照

是全國有名的書法家及大詩人，又與總司令桂永清上將交情深厚，居然也被抓了去，我越想越怕，幾夜都不能入睡，也許是不安形諸色，金叔宏同學好幾次安慰我說：「徐少亭，你的身世上面都知道，你不會有事的……」，雖然如此，我如何能安心，過了幾天，伯平和其他同學都放了出來回校上課，當時同學懷疑被抓的人，有些負有「陪抓」的任務，但就我與伯平的相知，肯定他絕不是，在廈門有時全體同學冒著大太陽列隊步行到海濱游泳，經常看到政治部主任王道上校，神氣活現駕著吉普車，旁邊坐了位長髮妙齡女郎，看在同學眼裏，大家心中頗不是滋味。

### 左營時期：

民國38年9月11日，41年班全體同學乘中海軍艦離開廈門，12日上午抵左營，暫在士校大禮堂打地鋪，蚊蟲很多又沒有蚊帳，幾乎夜夜都沒法安睡，18日遷



至原是日據時代海軍兵舍的本校現址，26日復課，教室及宿舍都在同一棟日式房子裏，進門中間為走道，兩側是較走道地面為高的木地板房間，一邊為宿舍，一邊為教室，吃飯在教室裏，電力嚴重不足，燈光更為昏暗，所幸自來水不缺，日式房舍很少，學校則大興土木趕建教室，那時現在的大操場及其以西地帶，都是芒果、桂圓、蓮霧、等一片果林，羊腸小路，野草叢生，課餘勞動服務，全體同學以僅有的圓鋤、十字、臉盆來整建校園，最令人難忘的是郭校長為響應克難運動，令全校同學停課幾天全力挖掘養魚池，偏逢那塊地特別硬，工作起來，差不多同學的手都磨破了，官校校長命令學生不讀書去挖魚池，這也是天下一絕，如此披荊斬棘，墾荒闢園，植樹築路，日積月累，才略具學校今日的規模，當時台灣從日本手裏光復才三、四年，經濟情況比大陸還差，人民都很善良和氣，街上全都是矮小的房子，汽車很少，行人不論男女，絕大多數都是赤腳穿木板鞋，服裝破舊僅可蔽體，飲食勉強溫飽而已，學生伙食很差，菜很少，僅是蔬菜豆腐一些最廉價的東西，嚴格的保密防諜措施依舊，有幾次全體同學奉令將所有衣物書信搬出來檢查，看看有沒有通匪的書信及違禁品，每次檢查都有一些同學被抓，有些同學經過囚禁、勞動服務及反共先鋒營的訓練後，獲准返校復課，復學的學長畢業後，對國家社會都有卓越的貢獻，如羅錡學長、李恒彰學長等，偶然相聚，談及五十多年前不幸的遭遇都不勝唏噓。

官校讀書的日子裏，勞動服務及晚會特別多，讀書時間相對不足，功課繁雜沉重，每逢考試，大家就請劉定傳同學補習，定傳同學功課好且為人謙虛，為同學講解時從沒有半點洋洋自得的傲氣，每次考前重點講解時，同學都自動擠在一個教室裡，總有數十人，從青島入伍起，大家都喊他為劉博士，畢業後他在美

徐少亭  
四海



徐少亭軍服照



國以「時間物質互變」的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是我很多最欽佩的同學之一。

## 服役海軍生涯：

艦艇服役階段：民國41年9月12日官校畢業後就長期在艦艇服務，曾參加鯤門島戰役、白沙山戰役、紅酒石戰役，交戰中，震耳欲聾的密集砲聲，兩個月後，耳朵還嗡嗡響隱隱作痛，那時軍艦長年在大陳及馬祖作戰，很少能回台灣，每天伙食也吃不到新鮮的蔬菜及肉類，經常用大米與大陸沿海的漁船換黃魚、鯧魚、帶魚、螃蟹來吃，沒有佐料，菜端上桌，聞到魚蟹腥味就想吐，白天疏散到外海躲避共軍飛機，夜晚奉命深入敵港相機突襲，任務危險、艱難、緊張、勞累、休息時間少、伙食差，大風大浪又暈船，因此體重減，骨瘦如柴，那段日子可真不是人過的。

國防部任職階段：民國59年61年，任職國防部作戰計劃室（國光作業室）一處海軍副處長，深知限於台灣土地狹小，人力物力資源有限，遠離台灣作戰（大陳島以北海域）因空援及後勤支援困難，孤軍深入，對我極為不利，又認知艦艇僅為武器之浮動載具而已，只須考慮其能否載負武器之能力，故力主建造飛彈快艇，並在台灣沿海廣建漁港，平時化整為零匿泊於各地漁港，戰時集零為整出敵不意遂行奇襲，而反對價購美軍已除役之老舊驅逐艦，因該等驅逐艦使用蒸汽透氣機，從升火到啟航最快也要2個多小時的暖機，最大航速僅約34節，體積龐大，每艦編制員額約300餘人，若遭敵人攻擊沉沒，僅官兵之傷亡，人員補

充就是個大問題，且該等艦吃水約14呎，限於水深，僅能停泊馬公、左營、高雄、基隆等深水港口，（民國60年之情況）如敵人集中飛彈奇襲，誠難逃被殲厄運，乃草擬「海軍機動作戰，游擊作戰建軍構想之研究」一文，海軍總司令宋長志上將為此頗為不快，趙漢良將軍說：「徐少亭是何許人也？竟主張不要驅逐艦而以飛彈快艇代替，荒謬至極！」，副總長執行官俞伯生上將，在夜間辦公的時候，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就我的論點逐項質疑，經一一答辯後，他也講不出反對的道理，我最大的毛病就是主觀強，自以為是。



徐少亭戰鬥英雄與親友照

鎮四海  
徐少亭

以土地狹小資源有限的台灣，對抗地大物博人眾的中國大陸，雖有同仇敵愾之民心士氣，一旦發生戰爭，其犧牲之慘烈當可想而知，大多數善良百姓拋頭顱灑熱血付出無比代價後，究能得到什麼利益？戰爭實不足取，和平最為可貴。

## 商船服務：

民國61年6月間，我任職國防部上校副處長，月薪連同主管加給僅兩千六百元而已，考慮到將來子女的教育費用，乃以：「資質駑鈍，發展已至最大極限。」的理由，堅請提前退役，62年1月1日正式奉准，當年5月開始在商船工作，並有幸升任船長職位。商船待遇雖遠較軍人為好，但離妻別子，長期與親友隔離，大風大浪漂洋過海，不分晝夜每逢航經佈滿暗礁的危險狹窄水道，總是提心吊膽，其中艱辛誠非局外人所能知，前幾年伯平兄寫了篇商船生活回憶說：「一生中最錯誤的決定就是去商船服務。」凡有商船工作經驗的同學料必同感！因商船航行中沈船而死亡葬身大海的有盧國棟、林繼山等同學；王正亞同學也是在商船航行中自殺的！

## 人生際遇：

人生如南柯一夢，身處亂世，自認才智低劣，不學無術，終至一事無成，「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為者是」，這都是我前世今生修為的果報，忝為41年班同學中的一員，能有今日際遇，也就心滿意足，一生中從接觸的同學、親友、同事中得到的多，回報的少，愧疚之餘，時存感恩，當年考進海軍官校時，同學都是18歲左右的少年，如今都成為80多歲的老翁，功名塵土，利祿浮雲，世俗一切，

都將轉眼成空，唯「至情」最值珍惜，「問天下情為何物，直教他生死相許」，越到老年越體認友情、愛情、親情可貴。

## 鯪門島戰役：

雅龍軍艦艦長為梁天价上尉，我任職航海官兼通信官，海戰發生前雅龍軍艦在大陳島擔任巡弋的任務，當時大陳已經發生過多次海戰，所以在被調回大陳前，全艦就一直是備戰狀態，那時每天伙食也吃不到新鮮的蔬菜及肉類，經常用大米與大陸沿海的漁船換黃魚、鯧魚、帶魚、螃蟹來吃，沒有佐料，菜端上桌，聞到魚蟹腥味就想吐，白天疏散到外海躲避共軍飛機，夜晚奉命深入敵港相機突襲，任務危險、艱難、緊張、勞累、休息時間少、伙食差。

民國43年5月16日傍晚回到大陳島，艦長就立刻前往司令部開會，當時大陳任務艦隊司令劉廣凱少將，集合任務指示，指派吃水淺，航速快的雅龍軍艦，前往營救當時未及撤退而滯留在鯪門島之美情報人員，艦長回來後集合全體官兵宣布「今夜將執行一項任務，大家必需視死如歸，完成任務」。

（抄錄海軍戰士半月刊專輯第九卷第三、四期「英勇的106號艦」，徐少亭著）人們都說鯪門島戰役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傳奇性的輝煌戰蹟，可是，我們卻很慚愧，在四周匪艦艇重重的排列下，我們只能擊沉一艘並重傷一艘與我們大小差不多的匪砲艦。總統曾再三的訓示我們：「革命軍人要以一當百…」但就這次情況來說，匪僅只有七艘砲艇，和三艘巨艦，在火力上，匪雖比我們優越了四十多倍，但究竟還沒有達到一與一百的比例，因此，我們就不禁感到很慚愧了。

那是我們深入匪穴，相機突襲而未發現匪艦的第

三天，一種失望且不滿足的慾念，逼著我們在飛雲江口，餓虎般的搜索著我們的佳餚——匪艦艇——我正在駕駛台值著1600—1800的航行更，梁艦長走了上來，順手交給我張電報，說：「航海官，你看，有特殊任務，我們就得回去了……。」那張電報是這樣的寫著：「梁艦長，速即返港，另有特殊任務。」，聽說有特殊任務，大齊，老張都跑了上來，老張是前任的槍砲官張秉英，雖已調別艦服務，因為新副長未到，就留在這裏代理副長職務，大齊是現任的槍砲官齊慶，我們三個都是官校同年班且同一教室的老同學，大齊和我還是同一個位子，老張的位子也離我們相當的近，我們三個原是極要好的朋友，真沒能想到兩年後的今天，又會在這裏同事。現在，又能一起擔任這次的特殊任務。

這時，天已傍晚，是下午五點多鐘的光景，血紅的太陽掛在西天，遠處有幾塊彩雲貼在碧空，幾隻漂亮的海鷗點綴著這水平如鏡淺綠色的海面，真是太富詩意了，於是，我就把我所想的都告訴了他們，大齊和老張都笑了，就在這時，我覺得有人在肩頭上拍了下：「現在，就看你們同學的了！」我一回頭，見是向上尉（向上尉是湖北建始人，三十多歲的年紀，待人既熱誠又和氣，他原是在艦隊部服務的，因為本艦楊指導員有病上岸休養去了，指導員的職務，暫時就由他代理），他這一說，我們都笑了，艦長又告訴輪機長張楨說：「機器可得小心些……」，輪機長答了聲：「當然囉……」，便走下了輪機艙。

船是以前進五的高速向基地疾馳著，船頭濺起了雪白的浪花，這時，天漸變陰了起來，有薄霧隨著西北風漸漸的罩著這個地區，在霧色淒迷中，不久就進了港，旗艦立刻用燈號通知我們：「請梁艦長速來旗艦」，於是，我們立即放下了小艇，送艦長到旗艦去。

半月來，我們一直沒有正式在 上休息過，代副長下令說：『除必要工作人員外，其餘利用機會多多休息』，這下，我和大齊一起回到我們的住艙裏，那時大概是2115左右，可是，身子雖躺在 上，但過度的勞心和勞力，反輾轉不能入睡，我雖竭力想控制腦子的活動，但總不行，起初，先就想到了許多業務上的事情，接著，又想起了在台的親友，接著，又想到大陸上的家……，忽然，二弟頑皮的神氣活現在眼前，他捏著拳頭做出不同的拳式對五姐說：「這是老婆拳，這樣是太太拳，這是我們的丈夫拳，這樣就是小姐拳（是大姆指插在食指和中指間而微露出指尖的一種拳），於是五姐笑著說「我打你！」』，一面不自覺的握著那種拳，向二弟輕槌著，二弟邊跑邊笑，突然，我聽到一陣沙沙的聲音，就從似夢非夢的幻想中醒來，外面正下著驟雨，看看錶是2200左右，於是再也睡不著了，但仍然閉著眼睛躺在床上。

2215，我聽到了一陣吵雜的喧鬧，『××機搬上來了沒有？！』，『搬上來了！』，『天線接在那裏？』，『最好還是問問艦上的通信官……』，我是兼任著通信官的職務的，於是，就振起精神，一跳跳下了，接著，我就聽見敲門及喊報告的聲音，跟在值更班長後面的，是位穿陸軍制服而沒戴階級的軍官，我們熱烈的握著手，從談話中，我知道他是防衛部朱先生，同時也明白了我們這次任務的大概。

接著，艦長從旗艦上回來了，他從容且愉快，閃灼的目光，顯得格外的堅毅、無畏而有神，他向我擺了擺手：『航海官，請趕快把附近的海圖，拿到官廳裏來，我們先計畫一下』，我隨著艦長走進了官廳，在艦長的右邊坐了下來，隨後，航海下士陳起興，就把兩張同樣的海圖，連同平行尺、兩腳規、鉛筆、橡皮擦等送到我們的面前來。在艦長的指示下，我小心的



戰鬥英雄接受獻花照

劃出了從基地到鯪門島及高島之間，往返和在各種緊急情況下的航線，接著，全艦響起了進出港的警號，那時正是2300，漆黑的夜，夾著刺骨的寒風，穿上了厚重的棉大衣，仍然還是有點冷，在台灣，五月下旬的天氣裏，人們早穿上極薄的夏服，或在海邊游泳了，緯度只差了三度多一點，想不到氣候上竟有這大的變化！

剛出港，艦長就對我說：「你去雷達室，仔細看著周圍的島嶼和船隻；槍砲官指揮作戰；代副長傳令：注意，防衛部派了80號機帆船，隨我們去執行任務，萬不可讓她迷失了。」我答應聲好，就走進了雷達室，接著就命下士李永忠，上等兵崔繼明，仔細看看附近的島嶼，和我劃的航線。預作各項準備工作，因為附近海面上，小島羅列，有些小島，在雷達上的顯影，完全和真正的軍艦一樣，萬一在黑夜裏，把小島誤認成軍艦，用砲亂轟了一陣，豈不是丟盡了全艦的人……，我們又仔細的看了看海圖，於是我就分配李永忠，崔繼明任傳達，我自己則目不轉睛的注視著

雷達上的顯影，因為我們要將就80號機帆船，只得用低速前進著，在雷達上，我像小孩子初次認字似的仔細而費神的識別著那些顯影，左後方是基地，稍前是蛇山，是百夾山和一江山，再前是五棚嶼，是東礮山是高島，是鯪門島……，於是我目光就特別注意到最後這些島嶼上……船一直在低速中前進著，除了低速運轉中隆隆的機器聲音外，只能聽到因船進行時所濺起的浪花聲，整個的艦都在沉默著，大家興奮且緊張，慢吞吞走向了敵人……。

0030，突然，我發現雷達中，東礮山的顯影，似乎多出了一塊，於是，我又重新的調整了一下雷達……一點兒也不錯，正是多出了一塊！好像是條突出的伸到海面去的山……我立刻報告了艦長：「東礮山東面，有匪巨艦一艘……」，艦長從駕駛台走進了雷達室，我向那目標指示著……艦長滿不在乎的看了看，微笑著說：「管他去！任務不達成是不罷休的。但千萬不到匪艦向我們發砲的時候，我們決不射擊，我們的任務是接人，並不是作戰。只



106號返港

要人能接下來，任務就算達成了，不過，我想把握機會，在敵港裏，抓他隻砲艇回來……」，艦長是那麼的胸有成竹從容的說著，使我從心的深處，發出了崇高的敬佩……船在進行著，伴著機帆船慢慢的接近了東磯，也慢慢的接近了匪艦，不禁聯想到『敵港喋血』那部電影片子上的幾個寂靜而令旁觀人緊張萬分的鏡頭。如今，我更親身參加了比那情景更危險和可怖的場面，面臨龐大的匪艦隊，心中覺得有說不出的興奮。記得，在未出發前，司令早就告訴我們要小心的，那些匪艦，今早剛和我們幾艘艦作過一次戰，他們吃了大虧處在這種戰爭緊張的狀態下，敵人嚴密戒備，是意想得到的。在科學倡明的今天，距離幾十海哩遠，雙方的動靜，除非有山島的掩蔽，只消雷達一開便會一目了然的……這時我們的司令，也許一不，百分之百的，會在雷達中向我們焦急的注意並祝福著，願我們能早些達成任務。平安的歸來，這時，也許敵人……。

0050，我聽到有人敲門聲，門開了，原來是艦長，手裏拿著兩份電報，我接了過來，上面除了收報的時間不同外，差不多一樣寫著：『東磯山發現匪巨型艦一艘，可繞東磯和高島之間的水道航行……』，我說：『匪雖有較大的艦隻，他們的人是不中用的，我們真的就這樣回去了麼？！』，艦長笑著說：『當然不！把一門外漢放在米蘇里號上，難道我們也怕他嗎？所謂巨型，最多也不過比我們大一點點，我們早就決定了，繼續前進。……』。

船仍是安詳而緩慢的前進著，我不斷的向駕駛台報告著正在接近著的目標……慢慢的，我看到離東磯只有兩千碼了，匪艦仍愚蠢的停在那裏，在東磯的匪艦，一定是專負警戒責任的我們離她這樣近，她竟半點也不知道，真是廢物使人可憐。如果，我們的任務不是專去接人，我想艦長一定要突襲她們的，艦長是

位善戰的勇將，曾榮膺去年度的戰鬥英雄，我真不知道他是多麼的惋惜著失去此一難逢的突襲好機會！

0120，突然，我發現了正船頭處，有兩棵較80號機帆船為大的小白點，就立刻報告了上去……0123，那兩棵較大的白點忽又分成四粒較小的白點了。這我才知道她們原來是帆船。但是，在這樣緊張的戰爭場合裏，在深更半夜的時候，竟會有帆船在這裏補魚？！我確信她們是匪徒們的工作人員；或站哨的船隻。因為，我們海軍從不傷害或盤問匪區裏出來打漁的帆船。也許，他們就利用這點，向我們划過來仔細的看個究竟？！於是，我立刻建議艦長，加快速度把她們撞沉，免得她們把我們的行動洩漏出去……艦長下來了，說：『我們還是執行正當的任務要緊，天黑黑的，她們未必能用眼睛看到我們，即使看到了，也未必知道是我們，說不定，她們會疑心我們是自己人哩！再說，我們已深入敵港，萬一不能全部把她們撞沉，這樣打草驚蛇，反為不美。不管她，繼續往前走……』，就這樣，那幾隻帆船忽地集攏在一起，從我們右舷極貼近的地方，退向後面去。

突然，就在這個時候，0130，東磯山下的大傢伙，忽然地向外移動起來，約莫五分鐘後，隱藏到東磯山東南端山腳下，艦身同山影混在一塊，不仔細辨認，簡直半點也分不出來。我報告了艦長，艦長就走進了雷達室，我說：『無疑的，匪是發覺我們了，也許，她把我們當作自己人；也許，她在那裏事先佈置好個圈套埋伏了起來，待我們回去的時候，從四面八方來截擊我們……』，艦長說：『也許是的，我們暫且不理她，目的地快到了呢！』，說著，又順手遞給我兩張電報，一張是防衛部拍來的，另一張是旗艦拍來的，意思都和上幾次的電報一樣，要我們可從東磯高島間的水道裏，火速返航，但艦長決定把握時機完成任務，我們仍然慢吞吞的前進著。

不久，從無線電的聯絡中，我們知道80號機帆船已開始離開我們，駛向目的地去接人，於是我就注意著80號機帆船的行動。0220，我們在接近高島和鯪門之間三千碼的地方停了下來，在雷達顯影上，我看到了一個小白點慢慢的從我們的地方離開了去，0230，那白點（80號機帆船在雷達上的顯影）停在離我們兩千碼距岸兩千碼的地方不動了，我們也停了，在海陸四面八方全是敵人，或敵人的核心中靜等著，誰都知道，這種靜等是極危險的，正如擺好了架子等著挨打一樣。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靜等了下去。

一秒鐘一秒鐘的過去了，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了，半小時半小時的又過去了。80號機帆船仍然動也不動的停在那裏，我們開始不耐煩了起來。就這樣，在焦急的等待中，又熬過了一些時候……0342，我看到80號機帆船的顯影向我們移了過來。不久，顯影因為太接近我們，消失了，停一會艦長又下來說：『80號機帆船回來報告，舢舨早就上了岸，上岸的時候還用無線電與80號聯絡，現在等了一個多小時，怎麼還不見回來？！80號還說：在港裏泊著兩條匪砲艇。艦長說：現在就叫80號替我們帶路，我們駛近陸地看究竟，到底我們的舢舨怎麼了？航海官，你得仔細的注意一下80號的行蹤，和周圍的陸地，否則在這裏上了山，那才冤枉哩！』。

艦長剛上去，艦上的主機就響了起來，80號的顯影正在船頭500碼處游弋著，我們伴著她，向港內走去。慢慢地我覺得奇怪了，為什麼我們的四週竟有這許多小白點呢？是我們的兩條舢舨帶了別的舢舨回來了麼？！一條，兩條，三條……竟有七條之多呢！況且舢舨的顯影，也絕不會有這麼大，我趕快把各個小白點的方位、距離都報告了上去，老張副長似乎有點不耐煩了，高聲從傳聲筒裏打來官腔：『喂！要你報

告船的動態，不要把陸地、帆船，都報了上來，那對我們有什麼用？！』，正在這時，我聽到了稠密的槍聲，老張副長陪罪似的說：『你報的不錯，現在她們正向我們射擊呢！』，我奇怪著為什麼我們的砲都不響？我又問了問老張，回答我的不是老張而是艦長：

『現在還不是時候，我們正往港裏走，我想出其不意的把港裏那兩條呆瓜活抓過來……』，這樣，約莫匪船打了三十多分鐘，見我們不響一聲一直往港內走，她們大概以為是自己人，弄誤會了，於是也就停止了射擊，幾條匪船三十多分鐘的集中射擊，竟連半顆子彈也沒射到我們的船上。

0442，我們距港一端的礁石只有500碼了，我報告著，上面答說：『我們都看到了。』，之後，老張又似在自言自語，又似告訴我的語調下說：『怎麼還看不到舢舨的影子呢？！』，接著，他又告訴我現在艦已改變了航向正往外邊走，並問我有沒有看見80號機帆船，我答說：『沒有』，於是我又特別注意下港裏面有沒有別的東西。突然，我看見白菱灣水道裏有兩個大東西的顯影斜橫在那裏。這時，遠處傳來稠密響亮的砲聲，是匪砲艇攻擊80號機帆船，80號機帆船遭匪砲艇攻擊後，在我們前面急促的跑了過來，轉了一個小圈子，就往基地的方向走了，我報告了艦長，艦長說：『讓我們開快點，掩護機帆船，好好的還給共匪幾下子。』，主機接著也急促的運轉了起來。忽地，我看見有兩個四倍機帆船大小的影子，高速的直奔船頭的方向來，我急忙把他們的相關方位和距離報告了上去，目標140度距離兩千碼，348度距離一千五百碼，355度距離一千碼，358度距離五百碼……距離太過接近，看不清了，請注意。這時，上面說：『這或許是我們的80號，回來協助我們，快報告別的船隻』，又說：『我們左前方的匪船，正向我們打燈號……聽說匪打燈號，夜暗中肉眼看不見



戰鬥英雄搭車遊行照



徐少亭戰鬥英雄與大哥合照



戰鬥英雄合照殺敵致果



四週的艦艇，只能看到燈號的閃光，確引起了極大的興趣，我忙裏偷閒，一方面也是有關通信方面的職務，獲得了艦長的准許，我吩咐李和崔二位戰士注意雷達，就走上了駕駛台，匪的燈號是白色，打的也是英文字母，我叫信號戰士潘祥禧，王兆銘，楊賢中，注意收它們的信號，當然，它們是有密碼的，收了很久，也辨不清是說些什麼，機智的艦長說：『我們先回它幾下A、A、A，再說』，於是，王兆銘就按令行事，給它們打起A、A、A的信號來，我們打的信號是紅色燈號，和匪的白色燈號不同，但正在我們停止打燈號時，我們後面的匪船，因為看不見我們的燈號，而只能看見我們前面匪船向我們打的燈號，就誤以為前面匪船詢問它自己的識別燈號，接著就和我們前方的匪船打起燈號來。事後我猜想，前面的匪船一定是這樣想：『怎麼先回的燈號是紅色的呢？而且還打A、A、A，一定是不對頭，以後的白色燈號對是對了，也許他們事先知道我們的燈號，因為習慣難改，先不自覺的用他們自己的燈號打了兩下，等發覺錯了，才改用我們自己的……』，所以，不管後面匪船如何的正向它打燈號，它不但不回，反而用砲超越我們上空，直向燈號閃動的方向全力的打了過去，後面的匪船一見是打它，於是也就猛烈的還擊，真有意思，我們就夾在中間看它們自己人打自己人，約莫打了二十分鐘，前面的匪船發出一棵紅色信號彈，後面的還了一發綠色的，於是雙方就停止射擊，就在這時，前面砲位的戰士急迫的吼了起來：『匪砲艇，正船頭是匪砲艇』，我立刻回到雷達室接著，就聽到大齊槍砲官的指揮聲：『×××砲方位零一零，距離七百碼，瞄準，放！』，這砲聲，從前我聽過不知多少次，這次算是最悅耳動聽的了，於是四周跟著也響起連續密集的砲聲來，我忙著報告敵船的方位和距離，同時我又聽到大齊爽捷宏亮的指揮聲，十幾分鐘後，右前方被

我們首先以近距離射擊的那傢伙不見了（沉沒）！左前方那個也緩慢的文雅起來（受傷）！我們邊打邊走，隨即，我聽見雷達室左邊的鐵牆上，震天的兩聲巨響，接著另一邊牆上的東西就辟歷華啦的掉了下來，我拉了拉李和崔，叫他們都坐下來，免得再有子彈穿過時造成不必要的傷害，我們仍從容的報告著。艦長想活捉一個匪艦的企圖心是那麼的切，駕駛台第三次通知我們的艦又回頭追擊匪艦了，每個人的心裏都感到說不出的興奮和喜悅，痛剿共匪的機會總算來了。0535，高島和鯉門間的兩個大傢伙露頭了，不！還不只她們兩個呢！東磯的那位也出來了，我急忙的報告了艦長，接著，我聽到在艦的四周響起來震耳的巨響，從那時候起，巨響就連續不斷的響在我們四周，艦長索性又回過頭去打她個痛快……，我聽見大齊的吼聲似乎是嘶啞了，這時，天已大明，旗艦的電報又來催我們返航了，0600，我們就改變了航向，在隆隆巨砲響聲的歡送中，向著基地返航。這時我們的艦尾，仍然還有三四棵白點—匪艦艇—遠遠的跟隨著向我們射擊，全艦的砲聲都靜寂了，只有船尾××砲還單獨的在唱著，我只聽見一聲喊叫：『那個匪艇中彈冒煙了……』，隨後，匪艦艇的顯影，也就慢慢的消失了。

這時全艦的官兵發出了一陣狂歡聲，我走出了雷達室，大家都太興奮了，甲板上到處是砲彈殼，亂七八糟的堆滿了一地！宗大華手舉著鋼盔高聲說：『當砲彈打完，我低著頭正在上另夾子彈時，一棵子彈正打中了我頭上的鋼盔，哈哈！真巧，要是我不上子彈，十之八九就報銷了。』，他見了我說：『報告航海官，我親眼看見子彈飛上了雷達室，我真有點替你擔心呢』，這才，我看見了雷達室上的兩塊彈痕，我沒有回答，迫不及待的問：『我們傷了人沒有？』，唐德修抬著右手說：『沒有，沒有，全艦只有我一個，

子彈擦破了右姆指……』，我走上了駕駛台，艦長高聲的一拍手說：『我想出其不意捉他隻活的回來，誰知他們竟發覺了，真可惜，真太可惜了！』，大齊說：『你沒見，黑夜裏，他們發紅的子彈，無力的慢吞吞的飛上了我們的頭頂，我們還可以從容的躲避呢！』，向上尉和老張在一邊證實著他的話：『真沒想到子彈會飛得那麼慢。』。

基地漸漸的接近了，天上有微雨在落著，一艘友艦向我們打著識別燈號，接著我們就進了港，安穩愉快的向旗艦靠去，真太感動了，旗艦上的官兵都擠滿在右舷，向我們揮手歡呼祝賀著，艦一靠好，司令就冒著雨，走上了我們的艦，他興奮的流著淚，叫我們和他在一起合照了幾張照片，之後，他就向我們訓話：『……你們的英勇，機智，已創造了全世界海軍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蹟，共匪一定會因這次的打擊而喪膽，新中國的海軍也將因你們而感到光榮。這證明，我們的訓練是成功的，單艦戰十艦，竟還能擊沉他們一艘……』。其實，說真話，並不是我們太行，實在是匪徒們太不中用了。這次我們的勝利，也正如梁艦長在航途中說的：『匪艦雖大雖多，但又有什麼用處，難道一門外漢上了米蘇里號，我們也要畏縮不前？！』。

當日下午，防衛部來了位王組長，帶來了一千元的慰勞金，說：『本來，我們想買些雞鴨魚肉水果，因為時間來不及，還請貴艦勞神自己買好了……80號機帆船只傷了一個人，她們都特別的感謝貴艦，要不是你們，他們那能出得來？！美軍和我們受困的情報人員，在匪我激戰中努力划著舢舨，已平安脫險抵達漁山了！』，我本來是不相信任何宗教的，這時，竟也虔誠的低下了頭，默默的祈禱並祝福著：『老天對我們太仁慈了，願你保佑脫險的同志們永遠的平安』。

健康，願你使我們的祖國在偉大英明的 總統領導下更加強大起來，願你使每位因赤匪而流浪在外的異鄉人，早日在勝利聲中，安然的回到久別的大陸上的樂土……。

補充資料：

1、海總轉來立法院院長張道藩率全體委員致電嘉勉，茲誌原文如後：

「海軍總司令部轉海軍一〇六號艦梁艦長天價暨全體官兵同志，鯪門海戰，貴艦長率領全體官兵，以一當十，指揮若定，卒能擊潰共匪艦隊，破浪屠鯨，殊勳懋建，作海上之長城，開反攻之序幕，英勇足多，欽佩無已，特電嘉勉，敬希 照，立法院長張道藩、副院長黃國書暨全體立法委員千寒文叩。」

2、5月27日馬紀壯總司令來大陳代表總統頒勳，茲錄獎勵事由如下：

「海軍特種任務艦隊『雅龍』軍艦海軍上尉艦長梁天價率該艦在浙海東磯山鯪門島附近單獨與十倍之敵艦艇作戰並擊沉敵艇一艘，獲致輝煌戰果，此種以寡擊眾英勇作戰之精神，實開我海戰之奇蹟，該員沉著應戰，指揮若定厥功甚偉，特頒青天白日勳章乙座。」 🌟